

生長兵間老太平

(一) (彩色圖照刊封底裡)

● 趙廷俊 (前中央日報總編輯、副社長、中華日報社長)

八十初度賦詩記憶

「生長兵間老太平」是我八十年來的生活回憶，共十七章，約七萬字。我生長在軍閥混戰、北伐、抗戰、戡亂以至大陸撤退來台，正是戰亂頻仍，處境艱險時期，所幸「散木天全」，未罹禍災。垂老棲身美國首都華盛頓近郊，與兒女居處鄰近，安享天倫之樂。更幸與老伴身體康健，日常游泳散步，蒔花治園，生活安適愉快。宋代哲人邵康節以「生長兵間，老於太平」為幸。我一生雖庸碌無成，卻欣時運處境同於先哲。辛巳年(二〇〇一年八月)八十初度，曾寫書懷俚詩五首，錄之以作回憶錄前言。

八十書懷

(一)

散木天留閱世情

乾坤震蕩不曾傾

竊欣時運同先哲

生長兵間老太平

附：宋哲人邵康節以「生長兵間，老於太平」為幸。

陸放翁詩：「先民勝處吾能說，生長兵間老太平」。

(二)

兩易山河劫未終

生靈長困闕牆中

千秋深患是分裂

祈早弭兵臻大同

(三)

五紀報壇勞怨身

稔知直筆意難伸

附：春秋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直筆亦難矣。

(四)

讀書頗嗜考雋工

論史與人持異同

垂老未能改積習

清宵汲汲學雕蟲

附：考據，吟詠曾被指為「雕蟲小技」。

(五)

老年且幸身康強

晨泳夜吟興未央

今世喜多百歲叟

晚晴佳境意方長

趙廷俊謹誌 二〇〇四年七月于美國馬利蘭

秦州孤城少丰意興

家鄉武都渡過童騷

我於民國十一年陰曆八月十二日生於甘肅省武都縣。武都是甘肅南端的一縣。再向南過文縣就是四川。縣城在嘉陵江主要支流白龍江（古稱桓水）與北峪河（又名赤沙水）交會處的狹小谷間平地，四面皆高山。杜甫「秦州雜詠」詩中有「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之句，以之形容秦州以南五百里之武都，更為貼切。武都之名始於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該年平西南夷，以白馬氏地設武都郡，魏晉以後名稱與治所代有變遷，名稱另有武階郡、武州、階州等；治所在今成縣、武都兩縣境內，遷移多次。名稱則從唐代末季改名階州以後，名稱未再更易。明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築城於坻龍岡東，州治未再移動，原為磚城，後擴築為土城，民國廢州，改設武都縣。

漢代武都郡地域甚廣，奄有今甘肅南部，陝西西南邊寧羌縣及四川北邊地區。魏晉以後境宇較小，設階州之後轄境為今

武都、成縣、文縣、西固、康縣。（按：康縣原隸武都，名白馬關，民國十七年改設縣，於是隴南地區乃有文縣、武都、成縣、康縣四縣，與歷史上著名盛世文、武成、康相同，可謂巧矣）民國二十年以後各省增設專員公署，武都為甘肅第八專員公署所在，轄區包括原階州所領各縣。

由於氣候比較溫和，武都河谷地區可以種水稻，稻田在冬春改種小麥或油菜，一年可收穫兩次。山坡地單種小麥，較高寒山地可種洋芋（馬鈴薯），藥材。旱地多種棉花、包穀。白龍江南岸山區林木繁茂，早年木材不虞匱乏。水果生產頗多，桃、杏、柿產量多，梨、核桃、櫻桃、無花果、西瓜等均出產，亦有少量橘橙。就甘肅而言，武都還算是較富裕地區。因作物多元化，似少一年全無收成的大飢荒。

早年無公路可通，馬車也不能通行，河川湍急，不能行船，交通運輸全靠人力背負與騾驢搭載，十分不便。大約在民國卅五年才有簡陋公路通行汽車。但因位於川、陝、甘三省邊境要地，常為用兵要道

。從武都南下文縣的陰平道，三國時鄧艾破蜀，明代傅友德征蜀都利用這條路。我幼小時期就因甘肅回軍與四川江防軍（鄧錫侯轄）相互攻戰，縣城頻遭兵災。有一年（民國十六或十七年）農曆正月初三、十三、廿三縣城易手三次，回軍常於敗退時強劫。我家住西關外，屋後有菜園，必要時可以逃避。一夜敗軍追尋搶劫對象到我家，家人倉皇逃避，忘了帶走睡坑上的我，那時只五、六歲，只聽一聲槍響，廚房水缸回聲嗡嗡不絕。叛軍鳴槍後再追打，一人經我坑邊，我嚇得縮成一團。敗軍走後，我登梯上屋頂張望，直到家人回來。有一次敗軍並縱火燒燬西關內商業精華地區，多年無力重建，一片廢墟，被稱「火燒壩」。

大約從我五歲到十歲之間，多在兵荒馬亂、緊張慌懼中過日子。民國二十年以後才安定下來。

父親經商生活寬裕

我家原籍陝西寶雞縣賈村原，大祖父趙添雲於洪楊亂時與村人逃難到武都落籍。大祖父可能是木匠，同來者有鐵匠等。祖父趙永清是位秀才，在家鄉教授學生，

四十九歲病逝，當時父親只十五歲，因窮秀才無積蓄，全靠耕種僅有的十來畦菜園謀生。父親下田操作，祖母擺攤賣菜，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由於辛勤耕作，生活漸趨寬裕。父親結婚後，母親也參加操作，父親四十歲前後，兼作生意，開一店舖，店號「正興德」。其後生意日益興盛，到民國二十三、四年後，家道漸趨小康。

父親十五歲時就輟學負擔家計重擔，但後來看了許多章回小說和實用性書籍，在為生活奮鬥中更領悟到做人處事的道理。他也能言善道，曾任舖長（相當於鄉鎮長）。中年以後兼營商業，生意頗好。他的生意經是：貨真價實，薄利多銷。他喜歡喝酒，每天晚飯時總要喝兩杯大麴酒。我們縣城只釀造黃酒，大麴酒從縣運來，為了自己喝，便從成縣托運，用酒廠特製的大酒桶，僱騾子運來，一匹騾運兩桶，通常一次運十幾桶，除留自己喝外，分由店舖售賣。習慣上用錫壺量售，一壺二兩。父親訂製的錫壺容量比別家略大一成，酒又從不滲水弄假，因而銷售情況特別好，許多人寧可捨近求遠，專程到我家店裡沽酒。舖子裡的南北雜貨，綢緞布匹，通常從四川成都採購，每年舖店的伙計要

去成都一兩次。大約民國十八年到二十八年間，生意最為興盛。廿八年以後幣值迅速貶值，生意無法大作，只能縮小到賣點土產，到了卅四年就停歇了。

父親近視很深，當地又不能驗光配適當眼鏡，看書寫字吃力。雖開商店當掌櫃，自己並不經手，充分授權，由兩位伙計處理，只在大採購前先向家父報告。他也儘可能不到自己舖店裡閒坐（當時中老年人都有在熟識人店舖閒坐聊天的習慣），以免伙計們因掌櫃在旁感到不自在。父親購置了不少田地，那些田多是鄉下山田，離城五、六十里，田地買了十幾年，父親還未去查看過，應收糧食每年按期運到我家。經手購買和料理的是一兩位朋友。父親充分信賴他們，卻也沒有出過問題。父親的善於擇友，信任朋友和店舖的伙計，令我深為感佩。我後來擔任報社編輯及業務主管，授權同事，不親細務，是受父親作風的薰陶養成。

中年以後父親是當地深受敬重的長者，他處事公正而通情理，鄰里結婚多請他作證婚人，辦喪事請他作總主持，地方人有爭執，請他作仲裁。縣城最大的公益事情是培修河堤。縣城北河常因暴雨引發山

洪，挾帶泥沙碎石，兼有從山坡衝下的巨石，隨洪流衝激而下，河堤容易被沖壞，須及時修補。加以河床因泥沙填高，河堤幾乎頻年加高增厚。南河堤（濱白龍江）情況不如北河堤嚴重，但亦常需修補。築河堤是攸關縣民生命財產安全最緊要的事，每次他都被請擔任總監工，其實他視力很差，談不上監視，但他一到工地，休息的立刻相互提醒趙老伯來了，快起來作工。他每日天亮就起床，出門到附近菜園一帶走約一小時多。老年人清晨常要哼唧呵的清理喉嚨，附近人家就以他的咳嗽聲為準，促年輕人起床。

感懷父母諸姊深恩

我的母親羅氏，性情和善，勤勞儉樸，和父親一同拼力工作，使家道漸趨小康。母親生過八個小孩，成活五人。長姊乳名六貴（因生於六月），民國前一年生，適羅；二姊乳名秋英（因生於八月），民國六年生，適王；三姊乳名吳家（乾爸爸姓吳），民國八年生，適李。大姐比我年長十一歲，據母親說，我幼小時多勞大姐提攜背負，兄弟們對長姐都禮敬有加。二姐有技藝才能，自己繪圖刺繡，無師自通，

並常助鄰人繪圖。三姐精明幹練，善於處事。她們三家的小孩多出人頭地，二姐、三姐小孩在外工作，近年曾與我取得聯繫。弟廷傑，小我四歲，十五年一月生，後更名天柱，有三男三女，都卓然有成，他與妻子蘇筱林現住蘭州，我們時常互通信函和電話。

家鄉習俗，認為女兒容易成活，正好在我之前母親生的男孩夭折，三個女兒成活，我生之後依習俗穿左耳，帶耳環三年。我生的那年三月，祖母去世，去世前曾告母親，她一定送個男孩來，我於八月出生，因而乳名「送生」。

母親最大的遺憾是母家迭遭意外變故，倖存的小舅舅又獨自奔赴四川，曾在綿陽小棍溝寄過一封信，後即渺無音訊。廿五年我到綿陽唸中學時，遵囑去該地懸賞訪求，未獲訊息。母家沒有直系親屬，外祖父、外婆的墳墓，每年清明、十月初一，都由父親帶我們去祭掃。

讀中學期間我每年都要回家省親，唸大學後路程遠，較少回去。和父母最後一次團聚是三十五年，卅八年以後音書斷絕。七十年才與廷傑弟聯絡上，得知母親和父親先後於四十一年、四十二年病逝，享

年六十五歲和六十七歲。當地氣候和醫療情況差，年過六十算是高齡。父母身體素來康健，不是有大陸的變局，當會更為長壽。據廷傑弟信中說，中共到達後，父親率先捐獻出田地，被列為「開明地主」，未遭鬥爭清算，父母於共黨統治後三、四年去世，距文化大革命尚有多年，可能二老未受折磨。惟是我生前未能對父母盡奉養之責，逝世訊息，於將近三十年後才獲悉，並悉墳墓被夷平，想赴墓地哭泣祭拜也無可能，父母深恩未報於萬一，至感慚愧痛心！五十九年十月廿三日曾寫「愧為人子」短文，刊於中央日報副刊，特載於後，以誌慚愧沉痛之情！

附錄：

(一) 愧為人子

俗語說：「養兒方知父母恩」，當自己的兒女漸漸接近成人時，更深深感到父母對兒女恩情之深。回想自己半生竟全然未對雙親盡到責任與孝心，真是愧恨不已！

我十四歲時，就遠離家鄉，到別的分上中學，此後十來年間，在學校往往於需要錢時才寫家信；寒暑假回家，父母念

遠道歸來不易，把兒子當客人看待，自己也真是少不更事，儼然就是客人，很少為父母分憂代勞。更慚愧的，在完成學業，覓得工作時，並未節存薪給，寄點錢或東西對父母表孝敬，偶有特殊需要，反而要求父母補助。令人抱憾終身者，離大陸來臺之後，與父母雲天遙隔，音書阻絕，思親報恩之心，已根本無以表達。

父母撫育我成人，只有恩施，而沒有要我為他們作點甚麼。父親向我說出來的唯一期待，是到他六十誕辰時設宴作壽。慚愧啊！連這一點都未能如他老人家的願望。

家鄉是偏僻小縣城，早年衛生環境和醫療條件都很差，一般人能活到六十歲已很不容易，父親五十多歲時，已是當地同輩人中的碩果；同時他老人家也估計到，他六十歲時（卅五年）正好我大學畢業，在全縣大學生屈指可數的僻遠小城裏，兒子畢業回來為他作六十壽慶，也算雙喜臨門。卻因轉系及參加青年從軍，畢業遲了一年，那年雖值復員還鄉，但為了趕赴南京讀完大學最後一年，沒有等到為父親祝壽就離開了家鄉，而且從此就再未還鄉，也沒有機會為他老人家作壽。

最感慚愧的，我連父母親生日都記不得，由於父親說過他比蔣委員長癡長幾天的話，我得以知道父親生日約在農曆九月上旬。近年來，每逢這段期間，我思親懷鄉之情特深。日前參加友人父親的七秩華誕壽宴，在親友們敬酒之後，友人跪在地

上向父親叩頭，猛念及未能為父親拜壽憾事，一時熱淚盈眶，我熱烈鼓掌，但止不住內心的激動與感傷。

平生勤懇自守，無所愧作。惟是親恩未報於萬一，實在愧為人子！而這種慚愧沉痛之情，殆將永留心際，抱恨終天。

(五十九年十月廿三日)

按：後得廷傑弟自家鄉來信，知父親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廿日逝世，母親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廿六日逝世。（待續）

中外名人傳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